



城市魅力與年輕藝術家的安居

文／張金玉（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助理教授）

作為港口都市，高雄像風帆般以著搖曳的姿態，正試著尋找風向，以航向氣象萬千的藝術文化風情中，這是筆者為本文所進行的田野調查後的感想。

這種藝術文化風情與過往這個城市所呈現文化的沉重感，以及過度壓抑下的強烈宣洩式情緒表現，所謂「黑畫」的重工業文化色彩有所不同。「黑畫」代表的是70年代以降的老壯輩藝術家的創作風格，主要藝術家有洪根深、陳水財、蘇信義等；解嚴後的80年代藝術環境人才輩出，早期出國學習藝術歸國藝術人才，也願意留在高雄努力，高雄市現代畫學會成為彙集這些人才的畫會，如李俊賢、蘇志徹、許自貴、倪再沁……等；這群藝術家大部分接受國外現代藝術教育，不僅對藝術創作具有熱誠，同時也重視藝術表現應回應時代與社會，因此屢屢能帶動環境中的藝術辯證話題，藝術與社會批判、藝術與文化批判、藝術與環境批判，在此時期成為重要藝術新思潮的引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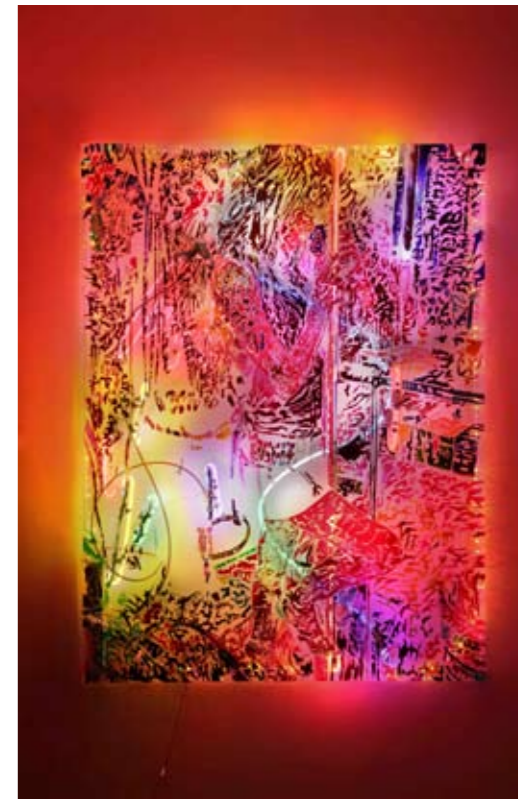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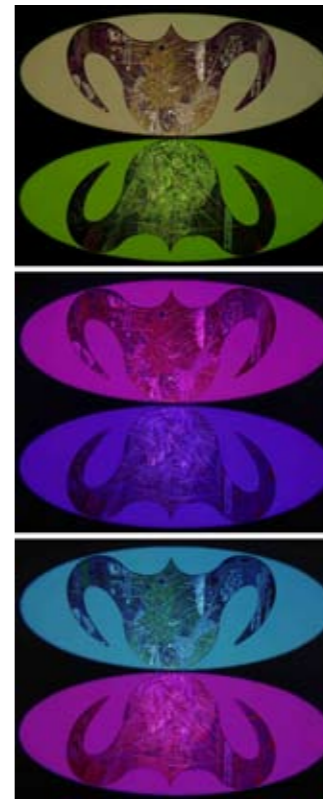
高雄早期的重工業城市文化意象，以及長期南北藝術資源失衡的壓抑之下，80年代著重批判與辯證精神的創作重量，形成了「黑畫」提出的背景。作為一種形

式評論觀點，「黑畫」的提出，除了對應於早期古典派畫家劉啟祥所呈現的類印象派浪漫畫風，主要是針對此一時期藝術家們回映這個城市文化所進行的創作表現，由此看來，城市的面貌與城市生活情境，對於藝術家的創作表現具有直接的影響，自然形成創作魅力。進入90年代，從國內及國外藝術學院畢業出來的年輕藝術家漸多，新生代藝術家的加入也使大高雄地區的藝術風貌展現更為活潑與多元。這些年輕藝術家的創作展現方式不侷限在美術館及畫廊，街頭、社區空間都可以成為秀場，藝術深入民眾生活為過去所難見。這種變化，除了應是當代藝術觀點的演變之外，高雄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變遷，亦為重要形成的背景環境。

近二十年來高雄城市的蛻變，顯而易見。最明顯的是國營重工業廠的停止營運與遷廠後，閒置工業廠址的空間規畫，昔日煙霧濛濛的都市景貌，初見藍天；港市合一後的港邊場域的開放與規劃開發，十年後的現在，已成民眾休閒親海的選擇，藍天已現的同時，海的味道也有了近身感；而都市環境與空間的整頓，愛河流域與重要街區營造，加上高雄捷運的啟用，使得這座城市成

1|2|3

- 1 洪琳茹〈我們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想要』〉作品局部。（圖片提供：洪琳茹）
- 2 從嗆辣的語言文化中，林慶芳在南台灣常民生活圖像中尋找年輕樣式的表達，菱角與魔王的想像，讓文化有了新的語言。（圖片提供：林慶芳）
- 3 在俗語與庸俗文化的碎形中，有常民文化的生命內裡，那很台，也就是不做作、而且很有生命力！（圖片提供：林慶芳）



為可遊、可觀，可閒步其間的生活城。高雄頓然從勞工階層求生存的城市，變身為市民生活的城市，城市生活樣貌也從粗獷發展到略具優雅。這樣的城市文化變遷，使高雄逐漸卸下過去的沉重與悲情，慢步走出文化與自信。

城市樣貌與生活情境的變遷，對於藝術家的影響，可以作為一項探索城市魅力的觀察。因為藝術家天生敏感的創作氣質，容易感受生活文化與環境變遷中的差異，因此本文在此背景上，以四位甫定居於高雄的年輕藝術家的訪談為基礎，發展所在城市當代藝術文化的觀察。

變遷中，唯一不變的是高雄人的風情

高雄特有的土地與人情，擁有其他地區少見的特質。從地區土地人情來看，有歷史文化發展上的淳樸與真誠農漁文化風情，也有粗獷與率真的工業文化風情，大高雄地區的城鄉風情與文化，形成此地人民樂觀、開朗，奮鬥精神，另一方面也呈現粗獷的批判性與社會性文化特質。而文化藝術的發展，也顯異於其他地區的個

性。這種特殊的文化氣質，逐漸涉入「台風」形成影響，也是台灣在外來文化影響中，一道應證主體的力量。這股力量與當代情境的常民感緊緊扣連在一起，在粗野的常民生活中展現，「粗野」是一種不矯揉造作的真性情，在當代，由於進步文明的洗禮，「粗野」也有了它的正名，過去的「挫、幹、噁」，變成了文雅黑話的「機車」、「俗拉」、「殺小」，但不變的是那從口而出的暢快感，在年輕藝術家林慶芳的藝術創作中，就變成了「最漂亮的真實」。這種「最漂亮的真實」所反映的背後，其實應是社會與生活價值觀的變遷中，那巨大內心衝突的呈現。在快速變動的當代，這種順口風情給了人們一個可以喘息的出口。

工業文化的過渡，成為精神深處的殿堂

工業相對於環境，雖然已逐漸成為沉重的議題，但高雄長期的工業發展，已成這個城市的符碼，從生存到講究三生（生產、生活、生態）的發展觀念，高雄的工業其實已經和市民生活緊扣在一起。在這樣的城市中出生、長大的年輕藝術家，所經歷的高雄，必然不同於曾



1 | 3 | 4
2 | |

- 1 蔡孟闡創作的工廠系列所展現的後工業時代觀點，在崇高神聖的背後，有著深沉的文化反思。（圖片提供：蔡孟闡）
- 2 「長河」，生活成為凝視與觀想的焦點，時間躲藏在光影的背後，反映她的常民性。（圖片提供：蔡孟闡）
- 3 陳奕彰的充氣動物，在空間中遊戲，想躲，卻是招搖。人的慾望是否也是如此，當她hold不住時，會以另種奇怪的形狀出現。（圖片提供：陳奕彰）
- 4 鋼鐵片段的組裝，在堅定、強烈的意志下，鮮豔的滅火器裝置，成為意志的繞指柔。（圖片提供：陳奕彰）

經經歷過早期農業生活的老壯輩，那可能是種過渡，一種文化過渡，老壯輩的精神原鄉是屬於自然鄉野的，年輕輩體會到的卻是生命經驗中極為自然的鄉愁，只是這個鄉愁意象是冒著黑煙，泛著聖光，屬於工業的高雄。年輕藝術家蔡孟闡在他的創作中，以著浪漫主義的視

點，在大片天空的覆蓋之下，冒著煙霧的煙囪頂上，投射他心中的鄉愁。年輕藝術家的鄉愁，其實是藉熟悉的工業場景，順著攀沿往內心那個超越時空的美好世界，他凝視那壯闊的工業場景，而事實上卻是眺望精神深處的感知殿堂。對他而言，工業場景也是過渡，是童年生活的過渡，也是精神原鄉得以浮現的過渡。站在蔡孟闡的作品前，我不得不承認，有那麼點片刻，感受到遙望群峰的壯闊感，霎那間感到偉大，回神瞥見那工業場景，卻又照見存有之虛無，而致了見現象，惶然無所措之感。

鋼鐵城市鋼鐵意志，轉化繞指柔的幽默

高雄拆船業雖然已經式微，鹽埕區著名的五金街也因區域發展規畫，少掉了一大半，但是，高雄所擁有的拆船歷史以及周邊產業，卻始終吸引著以鐵材為創作的藝術家。兩年一度的鋼雕藝術節與貨櫃藝術節交錯成為鋼鐵英雄聚集的試煉場，創作材料的易於取得，以及周邊產業的支持，加上在地創作空間取得的成本相對較低，吸引了年輕空間藝術家願意返鄉發展。甫結束東和鋼鐵駐廠藝術家活動的陳奕彰，在鋼鐵的素材中，開發了系列拼貼鐵材結構的立體雕塑作品。他返鄉創作已經兩年多，也成立公司以空間藝術創業，主要參與全國各地的公共藝術活動，他說從南部發聲，雖然辛苦，但是



南部在創作上所提供的周邊支援，讓他決心安頓下來。他的作品，除了早期以鐵材鑄造創作類古典的靜物作品之外，近期作品則以鐵材焊接的粗獷感，結合高彩度的滅火器曲線瓶，發展出具有幽默感的立體雕塑，將鐵材的厚重感，轉變為輕鬆的意象。另外，充氣式的擬自然物造景，則將如空氣般輕的材質，放大空間量感，呈現另種不可承受之輕的試探。陳奕彰在輕與厚重之間，企圖尋找想像的可能，也提供了在城市生活的新生代藝術家在鐵材創作上的另種觀點。

高雄，有「家」的文化呼喚

海德格說：「安居是想像的居所」。高雄，對很多人來說是「家」，不管是否生長於此，這個城市有種接納的容量，可以讓人產生安居的想望。安居是「心」的所在，也是行動的趨向，年輕藝術家洪琳茹說她為了她的祖母回來高雄。親人的招喚，不是來自話語，而是出自感情。她的創作來自最為近身感的觸覺，從早期的陶土、到近期的紙漿材，創作捏塑過程中，身體經驗的融入，在反覆的捏塑製程中，身心專注而安頓。正如女性藝術家創作特有的能量，在身體、情感、知覺與對話的歷程中，面向創作生命源自的生成，那最為童年的關係，那最為牽掛的連結。她的創作從媒材的原型開始，在原型的关系與對話中，延展文化語意。對她而言，高

雄就和其他任何城市沒有兩樣，但是，因為在這個城市裡有「家」，因此有了近身感的文化，這個文化正在召喚她。

林慶芳、陳奕彰、蔡孟闡、洪琳茹只是這個城市年輕藝術家的縮影，他們在高雄出生與成長，剛自國內藝術大學研究所畢業兩三年，或在學中，已經或準備定居在高雄。高雄對他們而言，是一座擁有自身文化的港口城市，這個文化在侷限的地域情感中，卻又同時具有全球化的開放度，她的魅力不僅在城市發展的歷史中，也在曾經生活過的經驗中。相對於老壯輩藝術家的雄壯豪情，年輕藝術家的創作表現經驗，尚在試探與凝聚，忠於自己，但不扭捏作態。然而，環境決定滋養，資源決定發展，當高雄市藝術展演資源的投入準備，每年只有北都的8.4%時；實質而言，這個城市對於年輕藝術家的魅力，恐怕還是有積極的空間可以創造，這也許就是文首所提，等待陽帆的那一陣風。■

註釋：

- 1 洪佩茹 (2011)，〈想紅的背後：藝術家的生存戰役—專訪林慶芳〉，《星叢對話》。
- 2 <http://artobserverfield.com.tw/> (參閱日期：2011年8月17日)
- 3 2010年台北市藝文展演補助，美術（不含書法）類總計7,635,000元／70件，高雄市視覺藝術（含所有視覺藝術內容）類展演補助總計908,000／37件。